

※錢謙益文學研究專輯※

「榛苓」與「先王之詩」 ——錢仲聯標校牧齋集商榷之一

吳宏一*

—

從民國五十八年到六十二年(1969-1973)，我在臺大中文研究所博士班肄業，當時因為博士論文題目是《清代詩學研究》^①，所以對錢謙益的《初學集》、《有學集》等書，需要常常查閱資料，因而稍有涉獵。當時的印象，覺得錢謙益的才學富贍，博而且精，「經學史學，佛藏道笈，無不通曉」^②，加以卷帙繁富，背景複雜，有些作品如果不加以整理或注解，實在不容易讀得懂。即使是錢曾的《初學集箋注》，恐怕也非一般讀者所能了解。不但如此，當時在閱讀《四部叢刊》本的牧齋詩文集時，偶而會在書中發現一些訛誤字句，認為亟待有人加以校訂修正。例如從事文學批評的人，都知道《滄浪詩話》的著者是嚴羽，字儀卿，可是在錢謙益的文集中，卻屢屢稱之為「嚴儀」、「嚴羽卿」，把名和字混淆了^③。這些明顯的錯誤，如果能夠逐

* 吳宏一，香港城市大學中文、翻譯及語言學系講座教授。

- ① 此為博士論文舊題，成於民國六十二年(1973)。後來正式出版時，易名為《清代詩學初探》。
- ② 此為〔清〕錢謙益著，〔清〕錢曾箋注，錢仲聯標校：《牧齋初學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2，「出版說明」。
- ③ 例如錢謙益《初學集》卷三十二〈徐元歎詩序〉即云：「嚴羽卿辭而闕之，而以盛唐為宗……。」（頁924）郭紹虞〈試測滄浪詩話的本來面貌〉一文，於此別有說辭：「（《滄浪詩話》）明刻本經過竄改，錯誤較多。我們可以推測到當時可能還有一種更壞的本子，甚至把嚴羽的名字都弄錯了。我們只須看胡應麟、胡震亨、錢謙益、毛先舒、何焯諸人所稱引，都稱嚴羽為嚴儀，以為儀字羽卿，而不是羽字儀卿，可知當時一定有這樣一種誤本，才會使這些人犯同樣的錯誤。」見《藝林叢錄》（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1964年），第5編，頁59-60。

一校訂注明，對於翻閱資料的一般讀者，相信大有幫助，可以避免以訛傳訛。

一九八五年九月開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了錢仲聯標點校勘的《牧齋初學集》、《牧齋有學集》、《牧齋雜著》等書，至二〇〇三年八月，又彙輯為《錢牧齋全集》八大冊。這浩大的標校工程，均由錢仲聯一人擔任，真可謂是勞苦功高矣！對於閱讀錢謙益詩文的讀者來說，無異是一大福音，可以得到很大的便利。我在博士論文完成一、二十年之後，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之暇，偶爾也會因研究之需，查閱錢謙益的詩文集，並參考錢仲聯的意見。錢仲聯先生是學界前輩，學識自非我輩所能望其項背。在翻閱他標點校勘的牧齋詩文集時，也確實得到他不少的啓發，不過，不必諱言，我對於他的若干校勘意見，仍然覺得有些地方需要再加斟酌。下面所要提出商榷的，是《牧齋初學集》中〈牧齋先生初學集目錄後序〉一文的「榛苓」和「先王之詩」兩個校語。

二

〈牧齋先生初學集目錄後序〉一文，係牧齋得意門生瞿式耜所撰。瞿式耜在明崇禎十六年癸未九月為錢謙益刻印《初學集》一百十卷竣工，寫了這篇〈目錄後序〉，來介紹錢謙益的學問和文章。既然名為〈目錄後序〉，當然原來置於「目錄」之後，如癸未瞿氏初刻本即是，但後來（如遼漢齋本）也有置於全書之末的。錢仲聯於此曾作了交待，並且在《初學集》的「出版說明」中，有了頗為簡要的說明：

《初學集》一百十卷，系錢謙益門人瞿式耜於明崇禎十六年癸未九月刻成。詩集別有錢曾的《初學集箋注》二十卷，刻於清初，與《初學集》瞿本略有出入，詞句亦互有異同，後有翻刻本。乾隆時，錢謙益的著作遭到禁燬。清末宣統二年，遼漢齋始以明瞿刻本《初學集》與箋注本兩相對勘，作了校訂，並加按語，合兩本為一，以鉛字排印，由此沉埋一百數十年之久的《初學集》復行於世。二十年代，商務印書館影印明刻《初學集》，列入《四部叢刊》。遼漢齋本雖經校訂，因是排印，難免有誤字。今以遼漢齋本為底本，據四部叢刊影印明刻本及清刻箋注本再加校勘，改正誤字以及當時避清諱而改書、在今日易混淆的字，必要時加按語。^④

④ 《牧齋初學集》，頁3，「出版說明」。

據此可知，錢仲聯之標校《初學集》，是以明癸未瞿刻本、錢曾箋注本及邃漢齋本，往復校勘而成。他在有些地方「改正誤字」，並且還「必要時加按語」。在明白此一前提之下，我們來看〈牧齋先生初學集目錄後序〉的一段文字及錢仲聯的校語：

先生之詩，以杜、韓為宗，而出入于香山、樊川、松陵，以迨東坡、放翁、遺山諸家，才氣橫放，無所不有。忠君憂國，感時嘆世，采（案：「采」，邃本作「榛」，誤，茲據癸未本改正。）苓之懷美人，風雨之思君子，飲食燕樂，風懷謔浪，未嘗不三致意焉。太史公之論〈離騷〉也，必原本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，其斯為先生（案：「生」，邃本作「王」，誤，茲據癸未本改正。）之詩已矣。嗚呼！先生之文，其亦可謂至於斯極者矣。^⑤

錢仲聯的這段校語，歸結起來，有兩個重點：

- （一）他基本上認為明癸未瞿刻本是可靠的，而邃漢齋本不可從。
- （二）他認為「榛苓之懷美人」的「榛苓」，應作「采苓」；「其斯為先王之詩已矣」的「先王」，應作「先生」。

底下，我們就據此來加以討論。

第一、講版本校勘，當然初刻本的參考價值很高，但對這一段文字而言，我們不要忘記上面引過的錢仲聯自己的《初學集》「出版說明」：邃漢齋本是以明癸未瞿刻本和錢曾箋注本兩相對勘，校訂而成的。換句話說，邃漢齋本本來就曾參考過明癸未瞿刻本。假使說，邃漢齋本「因是排印」，「難免有誤字」，那麼，我們也可以質疑：明癸未瞿刻本雖是刻本，一樣也有誤字（如上文所舉「嚴羽」誤作「嚴儀」等等），而且，明癸未瞿刻本要是沒有訛誤字句，邃漢齋為什麼要據錢曾箋注本加以對勘呢？不會全因避清諱之故吧？

第二、「榛苓之懷美人」與「采苓之懷美人」、「先王之詩」與「先生之詩」，孰是孰非，或者說是孰優孰劣，不但要從上下文氣來看，而且還應該從它們所用的典故何者較為合適來判斷。古人所謂揆之本文、驗之他書，應該是校讀古書的最好方法。二者兼顧，或許更能作公允的判斷。以下即就此二者分別加以論析。

^⑤ 同前註，頁53。

三

先揆之本文，從上下文氣說起。

瞿式耜的這篇〈目錄後序〉，在說明《初學集》的出版緣起之後，內容要點，依序有四：

第一、他先引述錢謙益的論學宗尚，以總括後文。他這樣說：

式耜嘗聞先生之言曰：「六經，文之祖也；班、馬，禰也。昌黎、河東、廬陵、南豐、眉山，繼別之宗子也。……揚扞今古，別裁譎偽，討論先正之緒言，追考六經、班、馬之譜牒，其在茲乎！其在茲乎！……」蓋先生自誦如此。^⑥

這是說錢謙益的論文旨趣，完全以六經、班、馬為依歸。

第二、瞿式耜接著推崇錢謙益古文創作的成就，說「先生之文」「修詞持論，崇尚體要。金科玉條，凜不可易」。下面是值得我們再三留意的一段文字：

至於諷諭時政，磨切當世，或正而若反，或戒而若頌，微詞譎諫，層見側出。

擬譏變化，雖作者亦或不知其所以然，此亦古人所未有也。^⑦

推崇錢謙益的古文創作，說其內容大要，在於「諷諭時政，磨切當世」，說其表現技巧，善於「微詞譎諫，層見側出」、「擬譏變化」，這與說詩者之鬯言比興寄託，蓋可謂互為表裏。跟我們下文所要討論的「太史公之論〈離騷〉也，必原本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，其斯為先王（或「生」）之詩已矣」等句，也大有關係。是值得我們前後對照的。

第三、在推崇錢謙益的古文創作之後，瞿式耜特別標舉了錢謙益的詩創作，「才氣橫放，無所不有」，接著就是我這篇論文所要討論的重心所在了。所謂「忠君憂國，感時嘆世」諸語，與上文論古文創作時所謂的「諷諭時政，磨切當世」等句，若合符契；所謂「榛苓之懷美人，風雨之思君子」，所謂「太史公之論〈離騷〉也，必原本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」等等，也都與上文「微詞譎諫，層見側出」等等有關，甚至與錢謙益以六經、班、馬為依歸的論學宗尚，遙相呼應。關於這些，都是下文討論的重點，此不贅論。

^⑥ 同前註，頁52。

^⑦ 同前註，頁53。

第四、瞿式耜最後總結上文，說：「學者讀先生之集，熟闢其著述之指要，因是而進於古人，溯其源流，啓其關鍵，庶幾六經、班、馬之學，昌明於末世，而先生之苦心於斯文者，其不徒矣乎？」^⑧言下之意，非常明白，錢謙益是想昌明六經、班、馬之學，想經世致用，借古鑑今，在「忠君憂國，感時嘆世」之餘，「或正而若反，或戒而若頌」，來「微詞譏諫」。

明白這篇文章的組織結構，再來尋繹上下文氣，可以發現，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：「榛苓」與「采苓」、「先王之詩」與「先生之詩」，二者究竟孰是孰非，或者說是孰優孰劣，其實與六經、班、馬之學息息相關。

四

在討論「榛苓」與「采苓」何者爲是之前，爲了醒眉目，我們再把錢仲聯標校的重點引述如下：

忠君憂國，感時嘆世，采（案：「采」，遼本作「榛」，誤，茲據癸未本改正。）苓之懷美人，風雨之思君子，飲食燕樂，風懷謔浪，未嘗不三致意焉。讀「榛（采）苓之懷美人，風雨之思君子」二句，可注意者有三：（一）此二句皆典出《詩經》，不過，《詩經》中寫到榛苓、采苓、風雨者，不止一篇，因此，究竟出於何篇何章，原句及寓意爲何，皆有作進一步探索之必要。（二）是屬對頗爲工整，「榛（采）苓」與「風雨」對，「懷美人」與「思君子」對，而「榛（采）苓」、「風雨」必與「懷美人」、「思君子」有關。（三）「榛苓」與「采苓」何者爲是，固有爭議，但「風雨之思君子」一句則無異本，亦無異議。因此，先了解此句的出處及寓意，對解決問題有幫助。

「風雨之思君子」一句，典出《詩經·鄭風·風雨》一篇。原文如下：

風雨淒淒，鷄鳴喈喈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夷？

風雨瀟瀟，鷄鳴膠膠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瘳？

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喜？

〈毛詩序〉對此詩如此解題：

〈風雨〉，思君子也。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。

^⑧ 同前註。

這是藉風雨淒緊之際，鷄猶守時而鳴，來比喻君子有常，雖居亂世，仍然不會改變節操。其中第三章前兩句，最爲有名，常被後人引用^⑨。

據此，我們再回頭來看與「風雨之思君子」相對應的「榛（采）苓之懷美人」這一句。「榛苓」與「采苓」，哪一個比較切合「懷美人」的寓意呢？

如果依照錢仲聯的校語，「榛」是誤字而此句應作「采苓之懷美人」的話，那麼，在《詩經·唐風》之中，即有以「采苓」名篇的一首。全詩如下：

采苓采苓，首陽之巔。人之爲言，苟亦無信。舍旃舍旃，苟亦無然。人之爲言，胡得焉？

采苦采苦，首陽之下。人之爲言，苟亦無與。舍旃舍旃，苟亦無然。人之爲言，胡得焉？

采葑采葑，首陽之東。人之爲言，苟亦無從。舍旃舍旃，苟亦無然。人之爲言，胡得焉？

〈毛詩序〉解題如下：

〈采苓〉，刺晉獻公也。獻公好聽讒焉。

這是藉采苓、采苦、采葑，來諷刺人君多疑而好察，喜聽小人之讒言。後來說詩者雖然或有異解，但是仍然離不開戒聽讒言的範圍。既然如此，與「懷美人」的寓意顯然有了差距。采苓、采苦、采葑，與伯夷、叔齊餓死首陽山的故事，固然可以加以比附，但是，畢竟不夠貼切，難免穿鑿附會之失。

其他以「采」名篇的，如〈召南·采芣〉、〈召南·采蘋〉，或言夫人之能奉祭祀而不失職，或言夫人能承先祖而循法度；如〈王風·采葛〉，或解爲懼讒之詩，或解爲思念之辭，俱與本文「懷美人」、「思君子」之辭氣不類。更何況說的是別的草類植物而非「苓」。

在《詩經》一書中，據筆者翻檢所得，「苓」止二見，一見於上述的〈唐風·

^⑨ 林庚就特別欣賞此二句，以爲三章所要說的意思而沒有說出來，「獨這兩句說出來了。心裏既有這意思爲什麼說不出來？既沒有說出來爲什麼還以之爲說？詩人自己也不明白……」。見拙著：《白話詩經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3年），第2冊，頁330。林庚解釋〈風雨〉名句的這一段話，拿來和上文引過的瞿式耜〈目錄後序〉一文中稱讚錢謙益之文，說其「諷諭時政，磨切當世」時，「或正而若反，或戒而若頌，微詞譎諫，層見側出。擬議變化，雖作者亦或不知其所以然」互相對照，可以發覺如出同一機杼。由此亦可證明瞿式耜之撰寫此序，將錢謙益詩文合而論之，自有其道理。

采苓〉，另一個則見於〈邶風·簡兮〉的第四章。〈簡兮〉全詩如下：

簡兮簡兮，方將萬舞。日之方中，在前上處。
碩人俣俣，公庭萬舞。有力如虎，執轡如組。
左手執籥，右手秉翟。赫如渥赭，公言錫爵。
山有榛，隰有苓。云誰之思，西方美人。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

此詩〈毛詩序〉解題如下：

刺不用賢也。衛之賢者，任於冷官，皆可以承事王者也。

「冷」一作「伶」。伶官，就是樂官。這段話意思是說：衛國的賢者，不被重用，只能做個樂官，詩人因此感到不平^⑩。這首詩的最後一章，所謂「山有榛，隰有苓。云誰之思，西方美人。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！」我們拿來和「榛苓之懷美人」句相對照，可謂契若針芥，緊相扣合。而且，「榛苓」與「風雨」，就詞性而言，也對得最工整，比「采苓」好。

「山有榛，隰有苓」，自鄭《箋》、孔《疏》以後，都解釋為山之有榛木，隰之有苓草，皆各得其所之意。「西方美人」的西方，或指周地而言，因為周在衛西，而「美人」即君子、賢人之謂。詩人所寫的這位伶官，才藝出眾，卻不被重用，因而詩人藉此表示賢人不得其所的惋惜之情。也有人以為「山有榛，隰有苓」這種以大樹小草為喻的表現形式，在《詩經》中往往是男女的借喻之辭^⑪。而所謂男女哀樂，與《楚辭》的香草美人一樣，都有它們隨機觸發、蘊含豐富的言外之意。因此，「榛苓之懷美人」，就《詩經》而言，無論是講出處或寓意，都要比「采苓之懷美人」恰當。我們可以推想，當年邃漢齋本在對勘明癸未瞿刻本與錢曾箋注本時，一定有根據才會把瞿刻本（即《四部叢刊》本所本）的「采苓」改為

^⑩ 〈簡兮〉一詩，凡四章：第一章交代表演萬舞的時間，第二章寫表演的地點，第三章寫伶官的才藝過人。萬舞的規模很大，包括武舞和文舞，第二、三兩章，分別描寫了伶官允文允武的場面。他的表演，令人讚嘆，但也令人惋惜。因為這樣出色的人才，為什麼只能做一個伶官而已？第四章即強調對這位伶官的讚嘆惋惜之意。「西方美人」，指來自西方的美人。西方，或指周而言，因為周在衛西；美人，應指上文的「碩人」，即表演舞蹈的伶官。至於「山有榛，隰有苓」二句，鄭《箋》以為：「榛也，苓也，生各得其所，以言碩人處非其位。」余冠英則以為《詩經》中凡稱「山有某，隰有某」而以大樹小草對舉的，往往是隱語，以木喻男，以草喻女，因此他以為這兩句也是這種隱語。同前註，頁241-244。

^⑪ 同前註。

「榛苓」的。如果問「榛苓」能不能成詞，那麼，請看清初方文所寫的〈題閻牛叟眷西堂〉一詩：「堂以眷西名，寧惟念所生。榛苓長入夢，禾黍最傷情。」^⑫

五

同樣的，在討論「先王之詩」與「先生之詩」孰為優劣之前，我們再把錢仲聯標校的有關文字引述如下：

太史公之論〈離騷〉也，必原本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，其斯為先生（案：「生」，遂本作「王」，誤，茲據癸未本改正。）之詩已矣。嗚呼！先生之文，其亦可謂至於斯極者矣。

「其斯為先王之詩已矣」的「先王」，錢仲聯以為應作「先生」，理由應該同上文的「榛苓」一樣，都是因為遼漢齋本係「排印」本，「難免有誤字」。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，一樣要揆之本文，驗之他書。

先從本文的上下文氣來看。如果依照錢仲聯的說法，此句應作「其斯為先生之詩已矣」的話，那麼，上文「太史公之論〈離騷〉也，必原本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」二句，似乎完全是為「先生之詩」而設。換句話說，太史公司馬遷之論〈離騷〉，以為它體兼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二者的評論，似乎在此文之中專為錢謙益之詩而設。事實當然不是如此。我們當然也明白錢仲聯取「先生」而捨「先王」的原因，除了認為「先王」的「王」，因與「生」形近而排印錯誤以外，一定把這幾句理解為：司馬遷論〈離騷〉的那些話，可以用來評價「先生之詩」。可是，反復推究上下文句的語氣，筆者仍然以為這樣的解釋，至少要考慮下列幾個問題：

一、尋繹本文「太史公之論〈離騷〉也，必原本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」二句底下，文氣未完，應該仍有申論性的句子才對，如果下文接的是「其斯為先王之詩已矣」，正好文完氣足。如此一來，則「其」指〈離騷〉，「先王之詩」指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，意思是說〈離騷〉兼有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二者特色，也可以說是「先王之詩」了。這樣講，文從字順，而且合乎史實。如果下文接的是「其斯為先生之詩已矣」，「其」固然可指〈離騷〉，但揆之文氣，似乎更應指上面二句；如果是

^⑫ [清] 方文：《盦山集》卷5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影印康熙二十八年王槩刻本），第1400冊，頁69。

這樣，則「必原本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」一句的「必原本」三個字，讀起來沒有著落。

二、我們應該注意到這段引文，是接續上文「忠君憂國，感時嘆世」等句而來，同時也是接續「先生之詩，以杜、韓爲宗……」等句而來。如果這裏取「其斯爲先王之詩已矣」的說法，則似乎是借太史公之論〈離騷〉，來說明錢謙益詩原本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，而非以杜、韓爲宗了。

三、此句下文是「嗚呼！先生之文，其亦可謂至於斯極者矣」，我們或可推測，錢仲聯一定把這裏的「先生之文」，解釋爲錢謙益的古文創作，上面說的是「先生之詩」，這裏又回頭去論「先生之文」。我的看法不一樣。整篇〈目錄後序〉，前面已經分析過它的組織結構，瞿式耜在引述錢謙益的論學宗尚之後，已經用了很多篇幅，推崇「先生之文」，說錢謙益的古文創作成就極高，「此亦古人所未有也」，「博辨無礙，浩然不見其涯也。先生其幾乎」！實在不必在評價錢謙益的詩創作時，又回頭去論「先生之文」。因此，我以爲這裏的「先生之文」，指的應是「先生之詩」。在古文習慣上，「文」可泛指文字、作品而言，不必拘限於散文一體。如果把這裏的「先生之文」，解釋爲指錢謙益的詩創作，而上文取「先王之詩」之說，那麼，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。

我們知道太史公司馬遷在《史記·屈原列傳》中，曾經引述淮南王劉安的話這樣說過：

〈國風〉好色而不淫，〈小雅〉怨誹而不亂，若〈離騷〉者，可謂兼之矣。上稱帝嚳，下道齊桓，中述湯武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廣崇，治亂之條貫，靡不畢見。其文約，其辭微，其志潔，其行廉，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，舉類邇而見義遠……^⑬

在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中也說：「作辭以諷諫，連類以爭議，〈離騷〉有之。」^⑭這些話，正好可以跟我們討論的「太史公之論〈離騷〉也，必原本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，其斯爲先王之詩已矣」相對照。

^⑬ 見《史記·屈原列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），頁2482。「好色而不淫」二句，出自《荀子·大略》，而「其文約，其辭微……」等句，則化自《左傳》、《周易》等書。見易重慶：《中國楚辭學史》（長沙：湖南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頁40。

^⑭ 見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，頁3314。

太史公司馬遷和劉安一樣，都認為〈離騷〉體兼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，有作辭諷諫、以刺世事的社會功能¹⁵。〈目錄後序〉中所說的「必原本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，其斯為先王之詩已矣」，即指此而言。而所謂「先王之詩」，既可指上引《史記·屈原列傳》中的「上稱帝嚳，下道齊桓，中述湯武」，也可以泛指上古賢明的君王。《詩經》中的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，多為民間歌謠及貴族作品，據《漢書·藝文志》等記載，此即古代「采詩之官」採集而得，先王藉此「觀風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」，同時藉此「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」¹⁶。《左傳·襄公二十九年》記載吳公子季札到魯國參觀，魯國樂工為他演奏周樂，他聽〈國風〉時所說的：「勤而不怨」、「憂而不困」、「思而不懼」、「樂而不淫」，以及聽〈小雅〉時所說的：「思而不貳，怨而不言，其周德之衰乎，猶有先王之遺民焉」，都是與「先王之詩」有關¹⁷。而且，也與〈目錄後序〉前此所引用的「諷諭時政，磨切當世，或正而若反，或戒而若頌，微詞譏諫，層見側出」諸語，大有關係。瞿式耜引述錢謙益「自誦」的論學宗尚，所謂「六經，文之祖也。班、馬，禰也」，所謂「討論先正之緒言，追考六經、班、馬之譜牒」等等，皆可於此得到印證。魯迅曾經稱《史記》為「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〈離騷〉」，或許真是不刊之論。

明癸未瞿刻本的《初學集》原本在「目錄」之前，還有程嘉燾、曹學佺的序文及蕭士瑋的〈讀牧翁集〉七則。蕭士瑋〈讀牧翁集〉七則之六有云：

悲傷忠憤之志，盤屈糾纏，而無以自遂。其於政事之得失，邪正之消長，不以一身禍福，易其憂國之思，含悲負痛，殷然而無以自解，故奮筆於楮端，鋒銛芒豎，感慨淋漓，刺人於眉睫之間，而怵人於志氣之微。一篇亦見，數行亦見。如獅子殺物，若大若小，一付以不欺之力。¹⁸

足見在蕭士瑋的心目中，錢謙益的作品不乏「忠憤之志」、「憂國之思」，這和瞿式耜所說的「榛苓之懷美人，風雨之思君子，飲食燕樂，風懷謔浪，未嘗不三致意焉」，正是錢謙益詩可以比擬屈原〈離騷〉，體兼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的原因。

¹⁵ 參閱《漢書·淮南王安傳》及拙著：〈楚辭詮說·楚辭的編集與流傳〉，《詩經與楚辭》（臺北：臺灣書店，1998年），第6章，頁149-150。

¹⁶ 同前註，頁6-9；並請參閱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。

¹⁷ 見《左傳·襄公二十九年》，十三經注疏本。

¹⁸ 筆者所據者，為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收藏之《四部叢刊》本。

因此，筆者以為「太史公之論〈離騷〉也，必原本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」底下的句子，應是「其斯為先王之詩已矣」。意思是說：太史公司馬遷論及〈離騷〉的時候，一定要推究到〈離騷〉體兼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，有「好色而不淫」、「怨誹而不亂」的特色，是因為這些都是先王藉以「觀風俗，知得失」的作品啊。也因此，下文才會拿錢謙益之詩來比擬屈原的〈離騷〉，以為亦可視為「先王之詩」矣。於是最後才會讚嘆的說：「嗚呼！先生之文，其亦可謂至於斯極者矣。」

六

以上舉〈牧齋先生初學集目錄後序〉的「榛苓」、「先王之詩」為例，來說明錢仲聯之標校錢謙益詩文集，尚有可商榷之處。事實上，排印時的誤字，版本上的異文，還比較容易校訂，錢謙益的詩文集中，另外還有一些作品，或牽涉當時的史實，或化用前人的典故，不加注解說明，僅僅校點文字，對讀者的幫助自然有其限制。至少多加些按語，才可以提醒讀者注意若干容易疏忽的問題。例如筆者以為《初學集》卷十七，〈中秋大雨永遇樂〉、〈十六夜見月〉、〈十六夜有感再次前韻〉、〈十七夜〉等四首作品，事實上，都是詞而非詩，而且前後都是調寄「永遇樂」。像這種例子，如果校點時不加按語說明，恐怕讀者是不會發現的。

錢仲聯是學界前輩，多年前我曾專誠到蘇州去拜訪他。對於他的學識，自是無比的敬仰；對於他所標校的牧齋全集，我也常常抽暇翻閱。有時候讀了之後，不免有自己的想法，此文即是其中之一。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多提一些問題，提供給錢謙益的研究者一些思考的空間。